

爱的征服

---

## 爱的征服

巴巴拉·卡特兰 著

## 爱的奴隶

### 第一章

一八五五年

驰骋在碧草如茵、金黄色野花与黑柏树相互辉映的原野上，嘉士德爵士的心田中蓦地浮起了一丝幸福的感觉。

在数周的奔波劳累，又不时地参加外交会议与商讨调停之后，嘉士德爵士感到此刻能卸下重担，实在是无比的轻松、畅快。

这是一个明朗亮丽的夏日，天空澄澈似水晶，嘉士德爵士勒住了马，低下头来，细细地审视着这个繁华壮伟，充满学术与艺术气息的城市。

虽然康士坦丁堡的光辉已不如昔，然而远眺那些伟大华美的建筑，高耸入云的尖塔，壮丽的大理石柱廓与金壁辉煌的宫殿，却仍然强烈地激荡着人们的心怀，不断引起人们的神往。

嘉士德爵士虽然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，但此刻，凝望着阳光普照之下的康士坦丁堡，却仍不由得衷心赞美它的美丽。

从这儿，可以很清楚地望见一片蔚蓝澄净的水，粼粼地注入玛墨拉海。

往北眺，便是狭长的博施普鲁士海峡，此刻正泊满了帆船、汽艇以及一些运送军队到克里米亚的战舰。

出神之际，嘉士德爵士蓦地想起此行的目的是打算为他的长官——新近封爵的英国大使史瑞福爵士——选一件精致的礼物。

他原想趁上次出任波斯特使之便，在那儿选一件礼物的。

没想到在德黑兰停留的时间意外地仓促，根本无暇仔细的挑选。再说，那些礼物要是呈奉在这位曾革新奥斯曼帝国，被人们尊称为“大奥奇”的伟人之前，也显得太平凡无奇了。

就象那些华丽绣花的长袍，镶满珠玉的剑鞘，锦缎绫罗，在史瑞福爵士的眼中简直太平凡，太庸俗了。

因此嘉士德爵士费尽神思，想为这位敬爱的伟人与外交上的良师选一份独特的礼物。

转念之间，他想起上次在一家小店里，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古迹，据他推测很可能是希腊人或罗马人遗留下来的。在康士坦丁堡有许多银楼与古董店，往往会出其不意的在其中碰上一、两件宝物。这些宝物大半是先人的陪葬，后来被小偷或考古学者挖掘到才流落世间。

“相信会找到一件史瑞福爵士欣赏的东西！”嘉士德爵士喃喃自语着。

调转马头，他朝着世界最可爱的城市——康士坦丁堡——行去。

竖立在他眼前的是许多壮观的建筑物。

包罗了剧院、音乐厅、陈列馆的希伯姆宫和终日吸引无数信徒的巴希利加宫。

除此之外，到处都散布着为人崇敬、赞颂与神注的寺院、尖塔。

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曾为苏丹皇宫的希拉利奥宫。

密密围绕在宫外的黑柏树，更为它增添了一份阴森

---

之气。

希拉利奥宫曾经是康士坦丁堡的中心！

在这座宫里，有爱、有恨、有美、有丑、有野心、有罪恶、有荣华富贵、也有可怖的聋哑人。

被厌弃的美女，被废的苏丹，往往会道到同样的下场：被偷偷地抛入平静不湍的博施普鲁士海中。

在这里，死亡与生命，美丽与腐朽，赤裸的罪恶与柔美的处女，恶行与鸟瞰，共生并存并立。

随即，嘉士德爵士发现自己到了市场。在市场的周围林立着许多商店，出售各类的绣品、金饰、盔甲、布料、食品，间或夹杂着各色蔬菜及本地特产的水果。

而穿梭在市场曲折窄道中的人们，正象一个五彩埃纷的万花筒。

其中有束着五彩腰带，肩负重物的亚美尼亚人，也有穿着长斗篷，围着面纱的妇女；有衣衫褴褛，伸着枯瘦的双手，不断乞怜的瞎子，也有带着侍从、打着遮阳伞的土耳其官员和穿着皮衣、戴着皮帽的波斯人。

此外更点缀着一些载满重货的驴子和瘦马，蹒跚地

---

行着。

嘉士德爵士深爱着这个熟悉的东方世界。

在他眼前又出现一个顶着一盘甜品的土耳其人；包白头巾、穿深色长袍的苦修僧人以及骑着骏马、戴着红毡帽的土耳其兵。

同时在他两旁挤满了各色小贩，兜售着各种高贵的货色，象保加利亚的绣花锦缎、纯丝编织的波斯地毯和布鲁萨的纯丝，他却不为所动，缓缓地前进着。

他正在猜想着自己是走错了路，还是记错了小店的位置时，忽然从前面传来一阵喧闹声。

喊声逐渐变成阵阵怒吼与叫嚣。

人们忽然警觉起来，机敏地、忧惧地朝着吼声来源望去。

一群人朝着这条窄街跑来，有些人的手里拿着木棍，在他们身后还拖着一样无法辨识的东西。

嘉士德爵士立刻退到街边，两旁的摊贩也急急忙忙的想把自己的货物堆回窄小的店铺中。

但是太迟了，鲜翠的蔬菜翻撒了一地，水果也纷

纷地滚落，于是惊叫声、咒骂声、喧闹声全融汇在一起了。

连嘉士德的座骑也耸起了双耳，烦躁不安地摆动着。好在它曾受过严格的训练，还不会被这场混乱吓坏。

向前面移动了几步，他蓦地发现身旁站着一位穿白衣的欧洲女子。

她紧靠着小店的墙壁，神色仓皇显然是十分惧怕，在她前面有位土耳其人，似乎是她的仆人。

在土耳其，女人不带侍从，是不敢上街的，即或如此，到市场的女子仍然少之又少。

她的穿着并不时髦，但却异常请雅。嘉士德爵士看得出她的身材非常优美，秣纤适度，而且她年纪很轻。

此时，这批人群拥塞在他们附近，喊声震耳欲聋，嘉士德爵士方才听出：

“杀死他！”

“宰了他！”

“给他吃点苦头！”

“间谍！该死！”

现在，他才看清这群人拖着的竟是一个人！他的双手、双脚、衣服、头发……无不被人拉扯着，脸上沾满了鲜血，眼睛半闭着。

显然，他已被折磨得半死不活了！

战争常常会被人利用、煽动，轻而易举的就能被起一场暴动。

早在他到康士坦丁堡之前，他就听说，此地掀起了一阵“间谍热”，人们开始怀疑那些不能证明自己国籍的外地人就是俄国人。

此刻被逮捕的这个人，仍然不断地遭到人们的唾弃踢打，蒙受着百般凌辱。

从马上，嘉士德爵士看得出引起这场骚动的牺牲者，虽然混身是伤，但身份教养却很明显的要比那些迫害他的暴徒高尚得多了。

“我们……能……帮得上……忙吗？”

一瞬间，他诧异是谁在说话。随即发现方才倚墙而立的那位女子正欠着身子在对他说话。

虽然她的英文很流利，但嘉士德爵士知道她绝不是英国人。

“没办法。”他很快地回答，“你得知道，我们都是外国人！若不幸被卷入这场是非中，可会惹上杀身之祸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也许他并没有做什么……坏事！”

“他们认为他是俄国间谍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：“但他们也许弄错了！”

“可能。”嘉士德爵士回答，“不过我们最好别去干预，况且我们也没有能力帮他的忙。”

此刻大批群众仍然继续吼着前进。不断擦身而过的人群，使马烦躁地摇晃着。

被拖着的人，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。

然而仍有许多人不断地加入行列，甚至一些袖手旁观的店东也跃跃欲试，想加入凑兴。

“我们最好赶快离开！”嘉士德爵士表示。

他对“暴动”可说是了若指掌。他知道暴动就象一团火焰，很快就会蔓延开，造成一连串悲惨、可怕的灾

---

祸。

除非等到这场暴动完全平息，市场将不再是个安全之处了。

他望着身旁的女子。

“若不嫌弃。”他说：“乘我的马比你走路回去要安全得多了。”

正如他所预料的，此时有许多人正匆匆忙忙地加入前方不远的群众中。想必对方也看到了，因为她立刻说：

“那真是感激不尽。”

于是她转身面向着前面的仆人，那是一位温和庄重的土耳其人。

“你回去吧！汉弥，”她说，“这位先生会照顾我的，再走下去是非常不智的。”

“正是，小姐。”

嘉士德爵士弯下身，搀起她轻巧的身子，坐在马上。

她戴着一顶小巧的软帽，因此虽然坐在前座，却

丝毫不影响嘉士德爵士的视线。

他右手执着绝绳，娴熟地驾着马，间或闪避一旁，让人群经过。

幸运得很，大家的注意力都被暴动行列吸引了，因此并没有特别留意到嘉士德爵士和他的女伴。

不一会儿，嘉士德爵士转入另一条小路，路上只见数匹疲累的驴子，载满了乡村来的新鲜食物，缓缓而行。

“最好的办法是绕道而行，”嘉士德爵士说，“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你的住处，我可以绕一些宁静宜人的小路，送你回去，这样走法会比刚才安全得多，也愉快得多了。”

虽然他心中已猜测到这群暴徒的去向，但他仍然不愿轻举妄动。

因为这群暴徒早已失去理智，根本无视法律的存在，正不断地向市中心集中，虽然此刻他们幸而避开，然而这个事件却很可能会造成对所有外国人不利的情况。

“真可怜！”这位女子轻柔地说。“我简直无法忍

---

受……想到他受到这么悲惨的折磨！”

“好在此刻他已没有任何知觉了！”嘉士德爵士答道

。

现在，他才定下神来打量她，竟意外地发现她长得非常美丽，堪称明艳绝伦。

他觉得她有一种特殊的气质，是他在别的女人身上从未发现过的，更想不出她到底是哪里人。

她的眼睛又大又黑，象两泓深不见底的潭水；挺直小巧的鼻梁，和柔软红润、花瓣似的嘴唇，很匀称地排列在小小的鹅蛋脸上。她的皮肤非常细致洁白，却衬着一头如云般的黑发。

这么美丽的女子，只有一个仆人保护，在康士坦丁堡行走实在是太危险了，这个想法立刻浮上他的心头。

一股好奇心驱使着他，于是他问：“我想我们该自我介绍一下吧！我是嘉士德——嘉士德爵士，英国人。正要到英国领事馆。”

“我是法国人，先生，万分感激你的搭救。”

嘉士德爵士觉得她看起来、听起来都不太象法国人

，虽然她的法语说得十分正确古典。

一转念，他又想也许是多年居留异邦，使她看起来不太象法国人。

“芳名是……？”

“雅娜。”

他扬起眉毛。

“这可不象法国名字呢！”

“我是在这儿出生长大的。”

难怪她看起来不象法国人，他想。

他同时感到她似乎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姓，对于此点嘉士德爵士虽有点失望，但也不禁在心里称许她的谨慎。

毕竟，他们只是萍水相逢，有良好教养的女子是不应该随便与陌生人太亲近的。

“愿意告诉我你的住所吗？”他问道。

听了她的说明之后，嘉士德爵士感到无限的惊诧。

据他所知，那附近并没有适合欧洲人住的房子。

---

因此，他对面前这位优雅高贵的女子益发感到好奇了。

“你可喜欢康士坦丁堡？”嘉士德爵士寒暄着。

“有时候我真恨死它了！”她说：

“想想刚才那些残酷的人！”

她的声音透出一份激动，嘉士德爵士知道她仍在为那位不幸的俄国人难过，难过他生前饱受折磨，死后仍不断地遭人凌辱。

“的确，土耳其人有时是很残忍的。”他说，“不过，换个角度来看，他们往往是最好的战士。据我所知，英、法两国对土耳其在克里米亚的战绩都相当赞佩呢！”

“根本就是一场无聊、不必要的战争！”雅娜答道。

“对极了！老天爷知道大使曾费了多少力量想化解这场战争！”

“但并未成功！”雅娜的语气中带着讽刺。

“要知道俄军方面可没这么想！”嘉士德爵士说，

---

“这场战争完全是俄国发动的，他们先突击黑海西岸的西奈，击溃了一文土耳其骑兵。”

“可能他们有他们的理由。”雅娜说。

“理由？”嘉士德爵士严厉地反驳，“西奈事件简直是一场大屠杀，景况比你刚才看到的要悲惨万倍！”

这一次，雅娜缄默了。一会儿之后，他继续说：

“完全是土耳其兵士的杰出表现，才引起整个欧洲的同情与敬佩，因此英法两国才在去年联合向俄宣战。”

“战争全是愚蠢的、错误的！”雅娜情绪化地说。

嘉士德爵士浮起揶揄的微笑。

“这可是你们女人家的观点。其实战争往往是为了追求正义、公平，就象这场俄土之战，意义在此。”

“希望那些死者会感激你们的大思大德！”雅娜忍不住反唇相讥。

“你似乎并不全心全意地拥戴我们的国家和同胞嘛！我可要提醒你，这场战争原本是为了争夺耶路撒冷圣地的占领权而引起的。”

“这问题早在两年前就解决了。”雅娜尖刻地说。

嘉士德爵士倒被她的话吓了一跳，他没想到她竟然相当了解这些来龙去脉。

他咧出一丝微笑，一闪即逝。他说：

“的确，这个问题早就由英、法、俄三国的大使会商决定了。但，无疑地，你也该记得俄国大使米契河夫仍然继续要挟土耳其做更多的让步。”

嘉士德的声音忽然冷酷起来。

“米契河夫实在太过分，故意令土耳其难堪！”

“那么你可认为……我们会获胜？”雅娜小声地问。嘉士德爵士注意到她在说出“我们”二字之前，稍稍犹豫了一下。

“当然！”他答道。“虽然开始的几个月，我方受到很严重的轰击，但是现在军队的组织比以往严密多了，因此我想沙皇提出和谈的日子也将近了。”

雅娜没有再答话，他们默默无言地前进。

和煦的阳光温柔地吻着他们的脸，一些不知名的野花、小草，散发着幽微的清香，夹杂着阵阵咸味的海风

---

，轻轻飘浮过来。

她轻轻地靠在嘉士德的臂膀中，看起来毫不费力，但嘉士德心里明白她所以能如此轻松自若，完全靠自身的均衡和她天生的优雅风姿。

“你常常骑马吗？”他一面想着，一面问道。

“以前常常骑，”她答道，“现在可没有了。能驾着你这匹骏马奔驰，想必是件乐事！”

“这匹马是大使的，”嘉士德爵士说明着，“他对马匹就象对其它事一样在行。”

“你很仰慕他？”

“谁不仰慕这位比苏丹还重要的人物？曾经有许多人称史瑞福爵士为土耳其真正的国王，就是现在，还有很多人这么说。”

嘉士德的声音里透出一份前所未有的热诚。

雅娜忍不住望了他一眼。

刚看到他时，她觉得他虽然很英俊，但那份英国人特有的孤傲冷漠，却令她很不自在。

她原以为这种人只会孤芳自赏，因此倒吃了一惊。